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一百八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四

食貨下三 會子 鹽上

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

民十六户主之後富民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益州交子務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從其議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為額神宗熈寜初立偽造罪賞如官印文書法河東運鐵錢勞費公私苦之二年乃詔置交子務于潞州轉運司以其法行則鹽礬不售有害入中糧草遂奏罷之四年復行於陜西而罷永興軍鹽鈔場文彦博言其不便會張景憲出使延州還亦謂可行於蜀不可行於

陜西未幾竟罷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
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二十三界
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時交子給多而錢不足致價
大賤既而竟無實錢法不可行而措置熈河財利孫逈
言商人買販牟利於官且損鈔價於是罷陜西交子法
紹聖以後界率增造以給陜西沿邊糴買及募兵之用
少者數十萬緡多者或至數百萬緡而成都之用又請
印造故每歲書放亦無定數崇寧三年置京西北路專

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倣川峽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四年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様印製四川如舊法罷在京并永興軍交子務在京官吏併歸買鈔所時錢引通行諸路惟閩浙湖廣不行趙挺之以為閩乃蔡京鄉里故得免馬明年尚書省言錢引本以代鹽鈔而諸路行之不通欲權罷印製在官者如舊法更印改解鹽鈔民間者許貿易漸赴買鈔所如鈔法分數計給從之大觀元年詔

改四川交子務為錢引務自用兵取湟廓西寧籍其法以助邊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及更界年新交子一當舊者四故更張之以四十三界引準書放數仍用舊印行之使人不疑擾自後並更為錢引二年而陝西河東皆以舊錢引入成都換易故四川有雍遏之弊河陝有道途之艱豪家因得以損直歛取乃詔永興軍更置務納換陝西河東引仍遣大臣二人監之八月知威州張持奏本路引一千者今僅直十之一若出

入無弊可直八百流通用之官吏奉舊並用引請稍給錢便用擢持為成都路轉運判官提舉川引後引價益賤不可用持復别用印押以給官吏他無印押者皆棄無用言者論其非法持坐遠謫三年詔錢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二界毋收易自後止如天聖額書放銅錢地内勿用四年假四川提舉諸司封樁錢五十萬緡為成都務本侵移者準常平法政和元年户部言成都漕司奏昨令輸官之引以十分為率三分用民户所有而七分

赴官場買納由是人以七分為疑請自今無計以三七分之數並許通用願買納者聽民間舊以本錢未至引價大損故州軍官錢亦減數收市今本錢已足請勿減數以祛民惑又請四十三界引俟界滿勿換給自四十四界為改法之首而戸部詳度欲止行四十四界其四十五界勿印若通行及乏用聽於界内續增其新引給換之餘如舊鬻之或於給錢之所易錢儲以為本移用者如擅支封樁錢法詔可靖康元年令川引並如舊即

成都府務納换以置務成都便利歲久至諸州則有料
次交雜之弊故有是詔大凡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
六萬緡新舊相因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
一緡當錢十數及張商英秉政奉詔復循舊法宣和中
商英録奏當時所行以為自舊法之用至今引價復平
高宗紹興元年有司因婺州屯兵請樁辦合用錢而路
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執關
於榷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

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榷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六年詔置行在交子務臣僚言朝廷措置見錢關子有司寖失本意改為交子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於是罷交子務令榷貨務儲見錢印造關子二十九年印公據關子付三路總領所淮西湖廣關子各八十萬緡淮東公據四十萬緡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於城內外

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明年詔會子務隸都茶塲三十二年定偽造會子法犯人處斬賞錢十貫不願受者補進義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賞願補官者聽當時會紙取於徽池續造於成都又造於臨安會子初行止於兩浙後通行於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戶鹽本用錢其路不通舟處上供等錢許盡輸會子其沿流州軍錢會中半民間典賣田宅馬牛舟車等如之全用會子者聽孝宗隆興元年詔會子以隆興尚書戶部官印會子之印為文更造五百

文會又造二百三百文會置江州會子務乾道二年以
會子之弊出內庫及南庫銀一百萬收之二年以民間
會子破損別造五百萬換給又詔損會貫百錢數可驗
者並作上供錢入輸巨室以低價收者坐之四年以取
到舊會毀抹付會子局重造三年立為一界界以一千
萬貫為額隨界造新換舊以戶部尚書曾懷同共措置
鑄提領措置會子庫印每道收靡費錢二十足零百半
之凡舊會破損貫百字存印文可驗者即與兌換五年

令行在榷貨務都茶場將請算茶鹽香礬鈔引權許收換第一界自後每界收換如之其州縣諸色綱錢以七分收錢三分收會九年定捕造僞會之賞淳熙元年詔左藏南上庫給會子二十五萬收買臨安平江紹興明秀州額外浮鹽其齎到鈔錢令榷貨務月終輸封樁庫以備循環換易會子三年詔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令都茶場會子庫以第四界續印會子二百萬貯南庫當時戶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爲會子而南庫以金

銀換收者四百萬流行於界外者纔二百萬耳光宗紹熙元年詔第七第八界會子各展三年臣僚言會子界以三年為限令展至再則為九年何以示信於是詔造第十界立定年限慶元元年詔會子界以三千萬為額嘉定二年以三界會子數多稱提無策會十一界除已收換尚有一千三百六十萬餘貫十二界十三界除燒毁尚有一萬二百餘萬貫十二界四千七百萬餘貫十三界五千五百萬餘貫詔封椿庫撥金一百五萬兩兩為錢四十貫度牒七千道每道為錢一千

貫官告綾紙乳香乳香每套一貫六百文湊成三千餘添貼臨安府官局收易舊會品搭入輸十一界會子二分十二十三界會子各四分以舊會之二易新會之一泉州守臣宋均南劔州守臣趙崇亢陳宓皆以稱提失職責降有差紹定五年兩界會子已及三億二千九百餘萬端平二年臣僚言兩界會子遠者曾未數載近者甫及朞年非有破壞塗汚之弊令當以所收之會付封樁庫貯之脫有緩急或可濟事有旨從之淳熈二年宗正丞韓祥奏壞楮弊者只緣變

更救楮弊者無如收減自去年至今楮價粗定不至折閲者不變更之力也今已罷諸造紙局及諸州料買楮皮更多方收減則楮價有可增之理上曰善三年臣僚言今官印之數雖損而偽造之劵愈增且以十五十六界會子言之其所入之數宜減於所出之數今收換之際元額既溢來者未已若非偽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抵前之二界盡用川紙物料既精工製不苟民欲為偽尚或難之迨十七界之更印以雜用川杜之紙至十八

界則全用杜紙矣紙既可以自造價且五倍於前故昔之為偽者難今之為偽者易人心循利甚於畏法況利可立致而刑未即加者乎臣愚以為抄撩之際增添紙料寛假工程務極精緻使人不能為偽者上也禁捕之法厚為之勸厲為之防使人不敢為偽者次也七年以十八界與十七界會子更不立限永遠行使十一年以會價增減課其官吏景定四年以收買逾限之田復日增印會子一十五萬貫咸淳四年以近頒見錢關子貫

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
道準關子一貫同見錢轉使公私擅減者官以贓論吏
則配籍五年復申嚴關子減落之禁七年以行在紙局
所造關子紙不精命四川制司抄造輸送每歲以二千
萬作四綱川引自張浚開宣府趙開為總餉以供羅本
以給軍需增印日多莫能禁止七年川陜副帥吳玠請
置銀會於河池不許蓋前宋時蜀交出放兩界每界一
百二十餘萬今三界通行為三千七百八十餘萬至紹

興末積至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餘貫所貯鐵錢僅及七十萬貫以鹽酒等陰為稱提是以餉臣王之望亦謂添印錢引以救目前不得不為朝廷遠慮詔添印三百萬之望止添印一百萬孝宗隆興二年餉臣趙沂添印二百萬淳熈五年以蜀引增至四千五百餘萬立額不令再增光宗紹熈二年詔川引展界行使寧宗嘉泰末兩界出放凡五千三百餘萬緡通三界出放益多矣開禧末餉臣陳咸以歲用不足嘗為小會卒不能行嘉定初

每緡止直鐵錢四百以下咸乃出金銀度牒一千三百萬收回半界期以歲終不用然四川諸州去總所遠者千數百里期限已逼受給之際吏復為姦於是商賈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僅售百錢制司乃諭人除易一千三百萬引三界依舊通行又檄總所取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兌民心稍定自後引直鐵錢五百有奇若關外用銅錢引直五百七十錢而已嘉定三年春制總司收換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餘萬緡其千二百萬緡以茶馬

司羨餘錢及制司空名官告總所椿金銀度牒對鑿餘以九十三界錢引收兌又造九十四界錢引五百萬緡以收前宣撫程松所增之數凡民間輸者每引百貼八千其金銀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銀三分其金銀品色官稱不無少虧每舊引百貼納二十引蓋自元年三年兩收舊引而引直遂復如故昔高宗因論四川交子最善沈該稱提之説謂官中常有錢百萬緡如交子價減官用錢買之方得無弊九年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司言

川引每界舊例三年一易自開禧軍興以後用度不給展年收兌遂至兩界三界通使然卒以三年界滿方出令展界以致民聽惶惑今欲以十年為一界著為定令則民旅不復懷疑從之寶祐四年臺臣奏川引銀會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無收令當拘其印造之權歸之
朝廷倣十八界會之造四川會子視淳祐之令作七百七十陌於四川州縣公私行使兩料川引並毀見在銀會姑存舊引既清新會有限則楮價不損物價自平公

私俱便矣有旨從之咸淳五年復以會板發下成都運
司掌之從制司抄紙發往運司印造畢功發回制司用
總所印行使歲以五百萬為額紹興末會子未有兩淮
湖廣之分其後會子太多而本錢不足遂致有獘乾道
二年詔别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貫交子三百萬止行使
於兩淮其舊會聽對易凡入輸買賣並以交子及錢中
半如往來不使詔給交子會子各二十萬付鎮江建康
府榷貨務使淮人之過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對易

循環以用然自紹興末年銅錢禁用於淮而易以鐵錢
會子既用於淮而易以交子於是商賈不行淮民以困
右司諫陳良祐言交子不便詔兩淮郡守漕臣調其利
害皆謂所降交子數多而銅錢并會子不過江是致民
旅未便於是詔銅錢并會子依舊過江行用民間交子
許作見錢輸官凡官交盡數輸行在左藏庫三年詔造
新交子一百三十萬付淮南漕司分給州軍對換行使
不限以年其運司見儲交子先付南庫交收紹熙三年

詔新造交子三百萬貫以二百萬付淮東一百萬付淮西每貫準鐵錢七百七十文足以三年為界慶元四年詔兩淮第二界會子限滿明年六月更展一界嘉定十一年造兩淮交子二百萬增印三百萬十三年印二百萬增印一百五十萬十四年十五年皆及三百萬自是其數日增價亦日損稱提無術但屢與展界而已初襄郢等處大軍支請以錢銀品搭孝宗隆興元年始措置於大軍庫儲見錢印造五百并一貫直便會子發赴軍

前並當見錢流轉印造之權既專印造之數日益且總所所給止行於本路而荆南水陸要衝商賈必由之地流通不便乾道三年收其會子印板四年以淮西總所關子二十萬都茶場鈔引八十萬付湖北漕司收換輸左藏庫又命降銀錢收之五年詔戶部給行在所會子五十萬付荆南府兌換淳熙七年詔會子庫先造會子一百萬降付湖廣總所收換破會十一年臣僚言湖北會子朔於隆興初迄今二十二年不曾兌易稱提不行

詔湖廣總領同師漕議經久利便師漕總領言乞印給一貫五百例湖北會子二百萬貫收換舊會庶幾流轉通快經久可行從之十三年詔湖廣會子仍以三年為界紹熙元年詔湖廣總所將見行及樁貯新舊會取數倣行在例立界收換餉臣梁總奏自來不曾立界但破損者即行換易除累易外尚有五百四十餘萬見在民間行用乞別樣制作兩界印造收換從之嘉定五年湖廣餉臣王釜請以度牒茶引兌第五界舊會每度牒一

道價千五百緡又貼搭茶引一千五百緡方許收買期
以一月然京湖二十一州止置三場不便制臣劉光祖
乃會總所以第六界新會五萬緡令軍民以舊楮二而
易其一繼又令軍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請于朝添
給新楮十萬軍民賴之十四年造湖廣會子三十萬易
破會十七年造湖廣第六界會子二百萬嘉熙二年撥
第七界湖廣會九百萬付督視叅政行府寶祐二年撥
第八界湖廣會三百萬貫付湖廣總所易兩界破會自

後因仍行之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盬鹽也鬻海鬻井鬻鹻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引池為鹽曰解州解縣安邑兩池墾地為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籍民户為畦夫官廩給之復其家募廵邏之兵百人目為護寶都歲二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止安

邑池每歲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以給本州及三京京東之濟兖曹濮單鄆州廣濟軍京西之滑鄭陳頴汝許孟州陜西之河中府陜虢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懷州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南者凡禁榷之地官立標識候望以曉民其通商之地京西則蔡襄鄧隨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陽軍陜西則京兆鳳翔府同華耀乾商涇源邠寧儀渭鄜坊丹延環慶秦隴鳳階成州保安鎮戎軍及澶州諸縣之在河

北者顆末鹽皆以五斤為斗顆鹽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至道二年兩池得鹽三十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五席席一百一十六斤半三年鬻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之詔以鼎為陝西制置使又以内殿崇班杜承睿同制置陝西青白鹽事承睿言鄜延環慶儀渭等州泊禁青鹽之後令商人入芻粟運解鹽於邊貨鬻其直與青鹽不至相懸是以民食賤鹽須至畏法

而蕃部青鹽難售今聞運解鹽於邊欲與内地同價邊
民必冒法圖利却入蕃界私販青鹽是助寇資而結民
怨矣繼又有上疏言其不便者鼎請候至邊部幹運及
乗傳至解池即禁止商販旋運鹽赴邊公私大有煩費
而邊民頓無入市物論紛擾於是命判鹽鐵勾院林特
知永興軍張詠詳議以為公私非便請復舊商販詔切
責鼎罷度支使大中祥符九年陜西轉運使張象中言
兩池所貯鹽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十貫慮

尚有遺利望行條約真宗曰地利之皁此亦至矣過求增羡慮有時而闕不許先是五代時鹽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鹽闌入法禁地貿易至十斤鬻鹻鹽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蠶鹽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上請三年增闌入至三十斤鬻鹽至十五斤坐死蠶鹽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自乾德四年後每詔優寛太平興國二年乃詔闌入至二百斤以上鬻鹻及主吏盜販至百斤以上蠶鹽入城市五百斤以上並黥面送闕下至淳

化五年改前所犯者正配本州牢城代州寶興軍之民私市契丹骨堆渡及桃山鹽雍熙四年詔犯者自一斤論罪有差五十斤加徒流百斤以上部送闕下天聖以來兩池畦戶總三百八十以本州及旁州之民為之戶歲出夫二人人給米日二升歲給戶錢四萬為鹽歲百五十二萬六千四百二十九石石五十斤以席計為六十五萬五千一百二十席席百一十六斤禁榷之地皆官役鄉戶衙前及民夫謂之帖頭水陸漕運而通商州

軍並邊秦延環慶渭原保安鎮戎徳順又募人入中芻粟以鹽償之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為南鹽在陜西者為西鹽若禁鹽地則為東鹽各有經界以防侵越天聖初計置司議茶鹽利害因言兩池舊募商人售南鹽者入錢京師榷貨務乾興元年歲入緡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三年數損十四萬請一切罷之專令入中並邊芻粟及為之增約束申防禁以絶私販之弊久之復詔入錢京師從商人所便三京二十八州軍官自輦鹽百姓困

於轉輸天聖八年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為害
愽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聽通商
平估以售可以寬民力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
隨議更其制度因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
造船輦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
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
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
疾生重腿今皆得食眞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

通流富家多藏鏹不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十月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行之一年視天聖七年增緡錢十五萬其後歲課減耗命翰林學士宋庠等以天聖九年至寶元二年新法較之視乾興至天聖八年舊法歲課損二百三十六萬緡康定元年詔京師南京及京東州軍淮南宿亳州皆禁如舊未幾復弛京師

榷法并詔三司議通淮南鹽給京東等八州於是兖鄆
宿亳皆食淮南鹽矣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
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劵
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劵償以池鹽
繇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
商貪吏表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為
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
行公私無利慶歷二年復京師榷法凡商人虛估受劵

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内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塲增價出之復禁永興同華耀河中陜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久之東南鹽地悉復禁榷兵民輦運不勝其苦州郡騷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虚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帑藏益虚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

其利害嘗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是時韓琦為樞密副使與知制誥田況皆請用祥策四年詔祥馳傳與陜西都轉運使程戡議之而戡議與祥不合祥尋亦遭喪去八年祥復申其說乃以為陜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使推行之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西南鹽第優其

直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為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劵即池驗劵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又以延慶環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姦人私以青白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予劵優其估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鹽之禁並邊舊令入中鐵炭瓦木之類皆重為法以絶之其先以虛估受劵及已受鹽未鬻者悉計直使輸虧官錢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虢

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仍鬻鹽須商賈流通乃止以所
入緡錢市並邊九州軍芻粟悉留榷貨務錢幣以實中
都行之數年黠商貪賈無所徼倖關中之民得安其業
公私便之皇祐元年侍御史知雜何郯復言改法非是
明年遣三司戶部副使包拯馳視還言行之便第請商
人入錢及延環等八州軍鬻鹽皆重損其直即入鹽八
州軍者增直以售三京及河中等處禁官鬻鹽而三司
謂京師商賈罕至則鹽貴請得公私並貿餘禁止皆聽

之田况為三司使請久任祥俾專其事擢祥為陜西轉運使賜金紫服祥初言歲入緡錢可得二百三十萬皇祐初年入緡錢二百二十一萬四年二百一十五萬以四年數視慶歴六年增六十八萬視七年增二十萬又舊歲出榷貨務緡錢慶歴二年六百四十七萬六年四百八十萬至是榷貨務錢不復出其後歲入雖嬴縮不常至五年猶及百七十八萬至和元年百六十九萬時祥已坐他罪貶命轉運使李恭代之三年遂以元年入

錢為歲課定率量入計出可助邊費十分之八久之並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之獘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嘉祐三年三司使張方平及包拯請復用祥於是復以祥總鹽事祥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在嘉祐三年巳前每券別請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鬻京師皆虧失本錢請置官京師蓄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賤則官為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輒增損所以平其市估使

不得為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自是稍復舊未幾
祥卒以轉運副使薛向繼之治平二年歳入百六十七
萬初祥以法既通商恐失州縣征筭乃計所歴所至合
輸筭錢併率以為入中之數自後州縣猶筭如舊嘉祐
六年向悉罷之并奏減八州軍鬻鹽價兩池畦戸歳役
解河中陜虢慶成之民官司旁縁侵剝民以為苦乃詔
三歳一代嘗積逋課鹽至三百三十七萬餘席遂蠲其
半中間以積鹽多特罷種鹽一歳或二歳三歳以寛其

力後又減畦戶之半稍以傭夫代之五州之民始安青
白鹽出烏白兩池西羌擅其利自李繼遷叛禁毋入塞
未幾罷已而復禁乾興初嘗詔河東邊人犯青白鹽禁
者如陝西法慶歷中元昊納欵請歲入十萬石售縣官
仁宗以其亂法不許自范祥議禁八州軍商鹽重青白
鹽禁而官鹽估貴土人及蕃部販青白鹽者益衆往往
犯法抵死而莫肯止至和中詔蕃部犯青白鹽抵死者
止投海島羣黨為民害者上請嘉祐赦書稍遷配從者

於近地自是禁法稍寛熈寧初詔淮南轉運使張靖究陝西鹽馬得失靖指向欺隱狀王安石右向靖竟得罪擢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諫官范純仁言賞罰失當因數向五罪向任如初乃請即永興軍置賣鹽場又以邉費錢十萬緡儲永興軍為鹽鈔本繼又增二十萬四年詔陝西行蜀交子法罷市鈔或論其不便復舊七年中書議陝西鹽鈔出多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兌糧草有虛擡逼糴之患請用交子法使其數與見錢相當可濟

緩急詔以皮公弼熊本宋廸分領其事趙瞻制置又以
內藏錢二百萬緡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請買鹽引
仍令秦鳳永興鹽鈔歲以百八十萬為額八年中書奏
陜西鹽鈔利害及立法八事大抵謂買鈔本錢有限而
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賤而糴貴故出鈔不可無限然
商人欲變易見錢而官不為買即為兼并所抑則鈔價
益賤而邊境有急鈔未免多出故當置場以市價平之
今當定買兩路實賣鹽二百二十萬緡以當用鈔數立

額永興路八十一萬五千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
熈河路五十三萬七千永興軍遣官買鈔歲支轉運司
錢十萬緡買西鹽鈔又用市易務賖請法募人賖鈔變
易即民間鈔多而滯則送解池毀之詔從其請然有司
給鈔溢額猶視其故九年乃詔御史劾陝西官吏止三
司額外出鈔十年三司言鹽法之弊由熈河鈔溢額故
價賤而芻糧貴又東西南三路通商郡邑榷賣官鹽故
商旅不行今鹽法當改官賣當罷請先收舊鈔印識之

舊鹽行加納之法官盡買舊鈔其已出鹽約其聽商人
自言準新價增之印鹽席給符驗東南舊法鹽鈔席纔
三千五百西鹽鈔席減一千官盡買先令解州場院驗
商人鈔書之乃許賣已請鹽立限告賞聽商人自陳東
南鹽席加錢二千五百西鹽席加三千為易舊符立期
令賣罷兩處禁榷官賣提舉司賣鹽並用新價錢承買
舊鈔商人願對行算請者聽官為印識如法應通商地
各舉官一員其鹽席限十日自言乃令加納錢為印識

給新引聽以舊鈔當加納錢皆行之而别定官賣鹽地
市易司以買鹽亦加納錢舊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鳳
以東皆食解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榷熈寧中
市易司始榷開封曹濮等州八年大理寺丞張景溫提
舉出賣解鹽於是開封府界陽武酸棗封丘考城東明
白馬中牟陳留長垣胙城韋城曹濮澶懷濟單解州河
中府等州縣皆官自賣未幾復用商人議以唐鄧襄均
房商蔡郢隨金晉絳虢陳許汝頴隰州西京信陽軍通

商織縣及澶曹濮懷衛濟單解同華陝河中府南京河陽令提舉解鹽司運鹽貨鬻仍詔三司講求利害鹽價既增民不肯買乃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重給賞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召陝西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公弼極言官賣不便沈括為三司使不能奪王安石主景温括希安石意言通商歲失官

賣緡錢二十餘萬安石去位括在三司乃言官賣當罷於是河陽同華解州河中陝府陳留雍丘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溝太康咸平新鄭聽通商其入不及官賣者官復自賣澶濮濟單曹懷州南京陽武酸棗封丘考城東明白馬長垣胙城韋城九縣官賣如故詔商鹽入京悉賣之市易務每席毋得減十民鹽皆買之市易務私與商人為市許告沒其鹽皮公弼鹽法酌前後兩池所支鹽數歲以三百三十萬緡為額又令京師置七

場買東南鹽鈔市易務計為錢五十九萬三千餘緡三司闕錢請頗還其鈔令賣之於西買者其三給錢其七準沿邊鹽價給新引庶得民間舊鈔而新引易於變易詔用其議公弼請復范祥舊法平市價詔假三司錢三十萬緡市鈔於京師先是解鹽分東西西鹽賣有分域又並邊州軍市芻糧給鈔過多故鈔及鹽甚賤官價自分為二於是增西鹽價比東鹽以平鈔法歲約增十二萬緡毋復分東西悉廢西鹽約束解池鹽鈔舊以二百

二十萬緡為額轉運使皮公弼請增十萬以助邊糴至是又為二百四十二萬商人已請西鹽令加納錢使與新法價平元豐三年三司舉張景温賣解鹽息羡進官賜帛明年權陜西轉運使李稷言自新法未行鈔之貴賤視有司出之多寡新法已後鈔有定數起熈寧十年冬盡元豐三年通印給一百七十七萬餘席而鹽池所出纔一百一十七萬五千餘席餘鈔五十九萬有餘流布官司其勢不得不賤遂下三司住給五年戶部猶以

鈔多難售歲給陝西軍儲鈔二百萬裁其半然鈔多卒不能平價元祐元年户部及制置解鹽司議延慶渭原環鎮戎保安德順等八州軍皆官自鬻以萬五千五百席為額聽商旅入納於八州軍折博務算給交引如范祥舊法鹽價錢應償者以轉運司年額鹽鈔給之所鬻鹽錢以待轉運司糴買仍舉承務郎以上一員於在京置場以鹽鈔鬻見錢而輸之都鹽院庫遇給解鹽額鈔盡歸之本司毋更給轉運司他司皆毋得販易雖有專

旨聽執奏其已買鈔自本司拘之若民間鈔少或給本路緡錢即上戸部議鬻其鈔詔皆從之既而又以商人入納解鹽減年額買鹽費錢二萬七千餘緡增在京買鈔之本入中解鹽並效熈河鈔而價隨事增損以折渲懐滑州陽武鹽價定為錢八千二百時陜西民多以朴硝私煉成顆謂之倒硝頗與解鹽相亂紹聖三年制置使孫路以聞詔犯者減私鹽法一等坐之初神宗時官賣解鹽京西則通商有沈希顔者為轉運使更為榷法

請假常平錢二十萬緡自買解鹽賣之本路民已買解鹽盡買入官掊克牟利商旅苦之哲宗即位殿中侍御史黄降劾希顔罷元祐元年京西始復舊制通商然猶官賣元符元年乃罷之永興軍渭州河北高陽櫟陽涇等縣如同華等六州軍官仍自賣鹽而禁官司於折博務買解鹽販易規利俄以水壞解池聽河中府解州小池鹽同華等州私土鹽階州石鹽通遠軍岷州官井鹽鬻於本路而京東河北鹽亦通行焉三年詔陜西轉運

副使兼制置解鹽使馬城提舉措置催促陝西河東木栰薛嗣昌提舉開修解州鹽池崇寧元年解州賈瓦南北圓池修治畦眼拍摩布種通得鹽百七十八萬二千七百餘斤初解梁東有大鹽澤綿亘百餘里歲得億萬計自元符初霖潦池壞至是乃議修復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賀内侍王仲千者董其役以課額敷溢為功然議者謂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風須臾成鹽其利固博茍欲溢額不俟風日之便厚

灌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適口崇寧初言事者以鈔法
屢變民聽疑惑公家失輕重之權商旅困往來之費乞
復范祥舊法謹守而力行之無庸輕改雖可其請未幾
蔡京建言河北京東末鹽客運至京及京西袋輸官錢
六千而鹽本不及一千施行未久收息及二百萬緡如
通至陝西其利必倍議遣韓敦立等分路提舉及鹽池
已復京仍欲舊解鹽地客算東北末鹽令榷貨務人納
見緡無窮以收已功乃令解鹽新鈔止行陝西五年詔

鈔法用之民信已久飛錢裕國其利甚大比考前後法度頗究利害其別為號驗給解鹽換請新鈔先以五百萬緡赴陜西河東止給糴買聽商旅赴榷貨務換請東南鹽鈔貼輸見緡四分者在舊三分之上五分者在四分之上且帶行舊鈔輸四分者帶五分輸五分者帶六分若不願貼輸錢者依舊鈔價減二分先是患豪商擅利源輕重之柄率減鈔直使並邊糴價增高乃裁限之崇寧四年以鈔價雖裁其入中州郡復增糴價客持鈔

算請坐牟大利乃詔陜西舊鈔易東南末鹽每百緡用
見錢三分舊鈔七分後又詔減落鈔價輸五十者論以
法及大觀四年張商英為相議復通行解鹽如舊法而
東北鹽毋得與解鹽地相亂繼而有司議解池已復依
舊法印鈔請商旅已買東北鹽隨處官司期三日盡籍
輸官償其價隱匿者如私鹽法解鹽未到官鬻所得東
北鹽解鹽到即止已請鈔已支者悉毀已支未請者聽
別議在京仍通行其經由州縣鄭州中牟開封府祥符

陽武縣境內亦許通放而王仲千所請通入京西北路陳潁蔡州信陽軍權止之商旅已算請東北鹽元指定東京未至者止令所至州軍批引其已入京未貨者都鹽院全袋拘買鬻之許坐賈請買碎賣政和元年詔陜西鈔依鈔面實價輒增減者以違制論未幾復以陜西通行鹽鈔舊雖約以銅錢六千為鈔面然鈔貴則入粟增多鈔平則入穀減少若限以六千陜西唯行鈔錢是鹽鈔一席得六千鐵錢斛斗矣深損公家其隨時增減

聽之二年蔡京復用事法仍變改鈔不可用者悉同敗
楮六年兩池漫生鹽募人倍力採取且議加賞繼生紅
鹽百官皆賀制置解鹽使李百禄等第賞有差七年議
復行解鹽時童貫宣撫關河實主之詔解鹽地見行東
北鹽復盡收入官官給其直在京於平貨在外於市易
務樁管如解鹽法鬻之不自陳如私鹽法重和元年詔
復行解鹽舊法踰年榷貨歲虧數百萬貫又鈔價減落
糴買不行三省趣講畫以聞貫遂請罷領解鹽俄而三

省條奏舊東北鹽地容販解鹽立限盡鬻限竟鬻未盡者運往解鹽地踰者論如私鹽法京畿京西復置官提舉初崇寧中以鹽各利一方故解鹽止行本路東南鬻海利博行於數路既復行解鹽商旅苦於折閱即改如舊慮商旅疑惑遂詔輸諸路鈔法更不改易扇揺者論如法仍倍之靖康元年解鹽鈔入納算請並參照熈寧元豐以前舊法又增改解鹽及東北鹽地即商旅不願鹽則用鈔面請錢如舊法繼定每席鈔為八貫者盡收

入鈔面其入納糧草者許直赴池請鹽省復入京批鈔之擾鬻海為鹽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凡六路其鬻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竈戶戶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賦皆無常數兩浙又役軍士定課鬻焉諸路鹽場廢置皆視其利之厚薄價之羸縮亦未嘗有一定之制末鹽之直斤至自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至道三年鬻錢總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貫其在京東曰密州濤洛場一歲鬻三萬二千餘石以

給本州及沂濰州唯登萊州則通商後增登州四場舊
南京及曹濮濟兖單鄆廣濟七州軍食池鹽餘皆食二
州鹽官自鬻之慶歷元年冬以淄濰青齊沂密徐淮陽
八州軍仍歲凶菑乃詔弛禁聽人貿易官收其算而罷
密登歲課第令戶輸租錢其後兖鄆皆以壤地相接罷
食池鹽得通海鹽收算如淄濰等州自是諸州官不貯
鹽而百姓蠶鹽歲皆罷給然使輸錢如故至和中始詔
百姓輸錢以十分為率聽減三分元豐三年京東轉運

副使李察言南京濟濮曹單行解鹽餘十有二州行海
鹽請用令稅法罷買賣鹽場其法盡寵戶所鬻鹽而官
自賣重禁私為市者歲收錢二十七萬三千餘緡而息
幾半之吳居厚為轉運判官承察後治鹽法利入益多
六年較本路及河北買賣鹽場自改法抵令一年有半
得息錢三十六萬緡察居厚皆進官加賜居厚三品服
詔運賣鹽錢儲之北京令河北都轉運使蹇周輔判官
李南公受法于居厚行之河北其在河北曰濵州場一

歲鬻二萬一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棣祁州雜支并京東之青淄齊州若大名真定府貝冀相衛邢洺深趙滄磁德博濵棣祁定保瀛莫雄霸州德河通利永靜乾寧定遠保定廣信永定安肅軍則通商後濵州分四務又增滄州三務歲課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給一路而京東之淄青齊既通商乃不復給自開寶以來河北鹽聽人貿易官收其算歲額為錢十五萬緡上封者嘗請禁榷以收遺利余靖時為諫官亟言前歲軍興河北點義勇

强壯及諸科率數年之間未得休息臣嘗痛燕薊之地陷入契丹幾百年而民忘南顧心者大率契丹之法簡易鹽麯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許通商今若榷之價必騰踴民苟懷怨悔將何及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鹻煎鹽以納二稅禁之必至逃亡鹽價若高犯法亦衆邊民怨望非國之福乞且仍舊通商其議遂寢慶歷六年三司使王拱辰復建議悉榷二州鹽入官以專其利都轉運使魚周詢以為

不可且言商人取鹽與所過州縣吏交通為奬所算十無二三請敷州縣以十分算之聽商人至所鬻州軍併輸算錢歲可得緡錢七十餘萬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哉於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張方平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榷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而契丹盜販不已

若榷則鹽貴契丹之鹽益售是為我斂怨而使契丹獲福也契丹鹽入益多非用兵莫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曰其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下出也上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北京後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久之緡錢所入益耗皇祐中視舊額幾亡其半陜州錄事參軍王伯瑜監滄州鹽山務獻議

商人受鹽滄濵二州以囊貯之囊毋過三石三斗斗為鹽六斤除三斗為耗勿算餘算其半予劵為驗州縣驗劵縱之聽至所鬻州軍併輸算錢即所貯過數予及受者皆罰商人私挾他鹽并没其貲時知滄州田京與伯瑜合議上聞詔試行之踰年歲課增三萬餘緡遂以為定制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又請榷河北鹽詔提舉河北京東鹽稅周革入議將施行馮文彦博論其不便乃詔仍舊

宋史卷一百八十一

宋史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食貨志下三京湖二十一州○京字疑是荊字之譌

每歲歲種鹽千席○下歲字衍

解州賈厄南北圀池修沼畦眼拍摩布種○通考厄作

考摩作磨

是鹽鈔一席得六千鐵錢斛斗矣○斛斗二字疑衍

宋史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一百八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王增闓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八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五

食貨下四 鹽中

元豐七年知滄州趙瞻請自大名府澶恩信安雄霸瀛莫莫等州盡榷賣以增其利纔半歲獲息錢十有六萬七千緡哲宗即位監察御史王巖叟言河北二年以來

新行鹽法所在價增一倍既奪商賈之利又增居民之價以為息聞貧家至以鹽比藥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推此為惠願陛下不以損民為利而以益民為利復鹽法如故以為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會河北轉運使范子奇奏鹽稅欲收以十分遣范鍔商度嚴叟復言臣在河北亦知商賈有自請於官乞罷榷買願輸倍稅主計者但知於商賈倍得稅緡以為利不知商賈將於民間復增賣價以為害也慶歷六年既不行三司榷

買之法又不從轉運司增稅之請仁宗直謂朕慮河北
軍民驟食貴鹽可令依舊是時計歲增錢六十萬緡仁
宗豈不知為公家之利意謂葴之官不若葴之民今陛
下即位之始宜法仁宗之意不宜以小利失人心也明
年遂罷河北榷法仍舊通商六年提舉河北鹽稅司請
令商賈販鹽於場務輸稅以及等户保任給小引量道
里為限即非官監鎮店聽以使鬻之鹽稅舊額五分者
增為七分則鹽稅蓋已行焉紹聖中河北官復賣鹽繼

詔如京東法元符三年崇儀使林豫言河北榷鹽未必
敷前日税額且契丹鹽益售慮啓邊隙明年給事中上
官均亦以為言皆不果行宣和元年京畿四輔及滑州
河陽所産鹻地悉墾為田革盜刮煎鹽之弊知河陽王
序以勸誘推賞三年大改鹽法舊税鹽並易為鈔鹽凡
未賣税鹽鈔引及已請筭或到倉已投暨未投者並赴
榷貨務改給新法鈔引許通販已請舊法税鹽貨賣者
自陳更買新鈔帶賣已請鈔引毋得帶支初茶鹽用換

鈔對帶之法民旅皆病然河北猶未及也至是併河北京東行之其在兩浙曰杭州場歲鬻七萬七千餘石明州昌國東西兩監二十萬一千餘石秀州場二十萬八千餘石温州天富南北監密鷀永嘉二場七萬四千餘石台州黄巖監一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越處衢婺州天聖中杭秀温台明各監一温州又領場三而一路歲課視舊減六萬八千石以給本路及江東之歙州慶歷初制置司言比年河流淺涸漕運艱阻靡費益甚請

量增江淮兩浙荆湖六路糶鹽錢下三司議三司奏荆湖已嘗增錢餘四路三十八州軍請斤增二錢或四錢詔俟河流通運復故既而江州置轉運般倉益置漕船及傭客舟以運制置司因請六路五十一州軍斤增五錢民苦官鹽估高無以為食諸路皆言其不便久之韓絳安撫江南還亦極言之其後兩浙轉運使沈立李肅之奏本路鹽課緡錢歲七十九萬嘉祐三年纔及五十三萬而一歲之内私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獘在於

官鹽估髙故私販不止而官課益虧請裁官估罷鹽綱令鋪戶衙前自趨山場取鹽如此則鹽善而估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課必溢發運司難之立肅之固請試用其法二三年可見利害詔可立嘗論東鹽利害條亭戶倉場漕運之弊謂愛恤亭戶使不至困窮休息漕卒使有以為生防制倉場使不為掊克率斂絶私販減官估果能行此五者歲可增緡錢一二百萬集鹽策二十卷以進其言亭戶困乏尤甚然自皇祐以来屢下詔書輒

及之命給亭户官本皆以實錢其售額外鹽者給粟帛衣糧亭户逋歲課久不能輸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意甚厚而有司罕有承順焉熙寧以来杭秀温台明五州共領監六場十有四然鹽價苦高私販者衆轉爲盜賊課額大失二年有萬奇者獻言欲撲兩浙鹽而與民乃遣奇從發運使薛向詢度利害神宗以問王安石對曰趙抃言衢州撲鹽所收課敵兩浙路抃但見衢湖可撲不知衢鹽侵饒信湖鹽侵廣徳昇州故課可增如蘇常

則難比衢湖今宜制置煎鹽亭户及差鹽地令督捕私
販般運以時嚴察拌和則鹽法自舉毋事改制五年以
盧秉權發遣兩浙提點刑獄仍專提舉鹽事秉前與著
作佐郎曾默行淮南兩浙詢究利害㝡時竈户鬻鹽與
官為市鹽場不時償其直竈户益困秉先請儲發運司
錢及雜錢百萬緡以待償而諸場皆定分數錢塘縣楊
村場上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水勢稍淺以六
分為額楊村下接仁和之湯村為七分鹽官場為八分

並海而東為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慈溪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為温州雙穗南天富北天富場為十分蓋其分數約得鹽多寡而為之節自岱山以及二天富煉以海水所得為最多由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刮鹻淋鹵十得六七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楊村及錢清場織竹為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黄石堰以東近海水鹹故雖用竹盤而鹽色尤白東因定伏火盤數以絶私鬻自三竈至十竈為一甲而鬻鹽地什伍

其民以相譏察及募酒坊户願占課額取鹽於官賣之

月以錢輸官毋得越所酤地而又嚴捕盜販者罪不至

配雖杖者皆同妻子遷五百里仍益開封府界京東兵

各五百人防捕時惟杭越湖三州格新法不行發運司

劾奏虧課皆獄治王安石為神宗言捕鹽法急可以止

刑久之乃詔兩浙提舉鹽事司諸州虧課者未得遽劾

以增虧及違法輕重分三等以聞七年以盧秉鹽課雖

增刑獄寔繁慮無辜即罪者衆徙其職淮南以江東漕

臣張靚代之且體量其事靚言秉在事越州監催鹽償至有母殺子者詔劾其罪然竟免仍以增課擢太常博士升一資歲餘三司言兩浙漕司寬弛鹽息大虧命著作佐郎翁仲通更議措置元祐初言者論秉推行浙西鹽法務誅剝以增課所配流者至一萬二千餘人秉坐降職兩浙鹽亭户計丁輸鹽逋負滋廣二年詔蠲之後更積負無以償元符初察訪使以狀聞有司乃以朝旨不行右正言鄒浩嘗極疏其害明州鳴鶴場鹽課弗登

撥隷越州宣和元年樓异為明州請仍舊且於接近台

州給舊鹽五七萬囊詔曰明州鹽場三昨以施置不善

以鳴鶴一場隷越客始輻凑猶有二場積鹽以百萬計

未見功緒此而不圖東欲取於越西欲取於台改令害

法動摇衆情令狀析以聞其在淮南曰楚州鹽城監歲

鬻四十一萬七千餘石通州豐利監四十八萬九千餘

石泰州海陵監如皐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各

給本州及淮南之廬和舒蘄黄州無為軍江南之江寧

府宣洪袁吉筠江池太平饒信歙撫州廣徳臨江軍兩浙之常潤湖睦州荆湖之江陵府安復潭鼎岳鄂衡永州漢陽軍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場嵗鬻四十七萬七千餘石漣水軍海口場十一萬五千餘石各給本州軍及京東之徐州淮南之光泗濠壽州兩浙之杭蘇湖常潤州江隂軍天聖中通楚州場各七泰州場八海州場二漣水軍場一嵗鬻視舊減六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餘石以給本路及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四路舊并給兩

浙路天聖七年始罷凡鹽之入置倉以受之通楚州各一泰州三以受三州鹽又置轉般倉二一於真州以受通泰楚五倉鹽一於漣水軍以受海州漣水鹽江南荆湖歲漕米至淮南受鹽以歸東南鹽利視天下為最厚鹽之入官淮南福建兩浙之溫台明斤為錢四杭秀為錢六廣南為錢五其出視去鹽道里遠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咸平四年祕書丞直史館孫冕請令江南荆湖通商賣鹽緣邊折中糧草在京入納金銀錢帛

則公私皆便為利實多設慮淮南因江南荆湖通商或
至年額稍虧則國家折中糧草足贍邊兵中納金銀實
之官庫且免和顧車乘差擾民户冒寒涉遠借如荆湖
運錢萬貫淮南運米千石以地里脚力送至窮邊則官
費民勞何啻數倍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恕等謂江湖
官賣鹽蓋近谿𭅫海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通商住賣
官鹽立乏一年課額晁議遂寢至天禧初始募人入緡
錢粟帛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入

錢貨京師總爲緡錢一百十四萬㑹通泰鬻鹽歲損所
在貯積無幾因罷入粟帛第令入錢久之積鹽復多明
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
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
從而雜以沙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
徒配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輓不行遠州村
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
則露積苫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

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為盜賊其害如此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十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縻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為言即詔知制誥丁度等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

議皆謂聽通商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敕制置司益漕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在通楚泰海真揚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并勑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户詔皆施行景祐二年諸路博易無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康定元年詔商人入芻粟陜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與之會河北穀賤三司因請内

地諸州行三說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錢糴二十萬石止慶歷二年又詔入中陝東河東者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予茶鹽香藥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厚商旅皆願得鹽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並邊芻粟皆有虛估騰踊至數倍券至京師反為蓄賈所抑鹽百八斤舊售錢十萬至是六萬商人以賤估售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皇祐二年復入錢京師法視舊錢數稍增予鹽而並邊入中

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為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京師廼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初天聖九年三司請榷貨務入錢售東南鹽以百八十萬三千緡為額後增至四百萬緡嘉祐中諸路漕運不足榷貨務課益不登於是即發運司置官專領運鹽公事治平中京師入緡錢二百二十七萬兩淮南兩浙福建江南荊湖廣南六路歲售緡錢皇祐中二百七十三萬治平中三

百二十九萬江湖運鹽既雜惡官估復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為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繇是不逞無賴盜販者衆捕之急則起為盜賊江淮閒雖衣冠士人狃於厚利或以販鹽為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産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纔畢恒數十百為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鬭格至殺傷

吏卒則起為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而州官糶鹽歲纔及百萬斤慶歷中廣東轉運使李敷王繇請運廣州鹽於南雄州以給虔吉未報即運四百餘萬斤於南雄而江西轉運司不以為便不往取後三司戶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復請運廣鹽入虔州江西亦請自具本錢取之詔尚書屯田員外郎施元長等會議皆請如湛等議而發運使許元以為不可遂止嘉祐以來或請商販廣南鹽入虔汀所過州縣收

算或請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鹽通商或謂第歲運
淮南鹽七百萬斤至虔二百萬斤至汀民間足鹽寇盜
自息或請官自置鋪役兵卒運廣南福建鹽至虔汀州
論者不一先嘗遣職方員外郎黄炳乗傳㑹所屬監司
及知州通判議謂虔州食淮南鹽已久不可改第損近
歲所增官估斤爲錢四十以十縣五等户夏秋税率百
錢令糴鹽二斤隨夏税入錢償官繼命提㸃鑄錢沈扶
覆視可否扶等請選江西漕船團爲十綱以三班使臣

部之直取通泰楚都倉鹽詔用炳等策然歲增糴六十餘萬斤江西提點刑獄蔡挺制置鹽事乃令民首納私藏兵械給巡捕吏卒而販黃魚籠挾鹽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甲兵自隨者止輸算勿捕淮南既團新綱漕鹽挺增為十二綱綱二十五艘錁栿至州廼發輸官有餘以畀漕舟吏卒官復以半價取之繇是減侵盜之弊鹽遂差善又損糴價歲課視舊增至三百餘萬斤乃罷炳等議所率糴鹽錢異時汀州人欲販鹽輙先伐

鼓山谷中召顧從者與期日率常得數十百人已上與俱行至是州縣督責者保有伐鼓者輒捕送盜販者稍稍畏縮朝廷以挺為能留之江西積數年乃徙久之江西鹽皆團綱運致如虔州馬初荊湖亦病鹽惡且歲漕常不足治平二年纔及二十五萬餘石三年撥淮西二十四綱及傭客舟載鹽以往是歲運及四十萬石四年至五十三萬餘石慶歷初判户部勾院王琪言天禧初嘗以荊湖鹽估高詔斤減三錢或二錢自後利入寖損

請復舊估可歲增緡錢四萬許之治平中淮南轉運使李復圭張芻蘇頌三司度支判官韓縝相繼請減淮南鹽價然卒不果行熙寧初江西鹽課不登三年提點刑獄張頡言虔州官鹽鹵濕雜惡輕不及斤而價至四十七錢嶺南盜販入虔以斤半當一斤純白不雜賣錢二十以故虔人盡食嶺南鹽乃議稍減虔鹽價更擇壯舟團為十綱以使臣部押後蔡挺以贛江道險議令鹽船三歲一易仍以鹽純雜增虧為綱官舟人殿最鹽課遂

敷盜販梟止自挺去法十廢五六請復之便詔從之仍定歲運淮鹽十二綱至虔州及章惇察訪湖南符本路提點刑獄朱初平措置般運廣鹽添額出賣然未及行元豐三年惇既參政有郟亶者邪險銳進素為惇所喜迎合惇意推倣湖南之法乞運廣鹽於江西即遣蹇周輔往江西相度周輔承望惇意奏言虔州運路險遠淮鹽至者不能多人苦淡食廣東鹽不得輒通盜販公行淮鹽官以九錢致一斤若運廣鹽盡會其費減淮鹽一

錢而其鹽更善運路無阻請罷運淮鹽通般廣鹽一千萬斤於江西虔州南安軍復均淮鹽六百一十六萬斤於洪吉筠袁撫臨江建昌興國軍以補舊額詔周輔立法以聞周輔具鹽法并總目條上大率峻剥於民民被其害舊江西鹽場許民買撲周輔悉籍於官賣之遂以周輔遥領提舉江西廣東鹽事即司農寺置局四年周輔改漕河北明年提舉常平劉誼言道途洶洶以賣鹽為患詔江東提點刑獄范峋體量未報誼坐言役法等

事罷及峋奏至但以州縣違法塞詔竟無更張未幾周
輔奏虔州南安軍推行鹽法方半年已收息十四萬緡
自以為功詔命發運副使李琮體訪利害琮知周輔方
被獎用止謂鹽法宜變通而已不敢斥言其害六年周
輔為户部侍郎復奏湖南郴道州隣接韶連可以通運
廣鹽數百萬却均舊賣淮鹽於潭衡永全邵等州並準
江西廣東見法仍舉郟亶初議郴全道三州亦賣廣鹽
詔委提舉常平張士澄轉運判官陳偲措置明年士澄

等具條約來上詔施行之額利增加一方騷然于時淮西亦推行周輔鹽法發運使蔣之奇奏立知州通判鹽事官賞罰下户部著為令紹聖三年發運司言淮南亭户貧瘠官賦本錢六十四萬緡皆倚辦諸路以故不時至民無所得錢必舉倍稱之息欲以糴本錢十萬緡給之不足昇以憑由即欲質於官與憑之七而蠲其息鹽本集復給其三分憑由毀棄崇寧元年蔡京議更鹽法乃言東南鹽本或闕滯於客販請增給度牒及給封樁

坊場錢通三十萬緡并列七條一許客用私船運致仍嚴立輒踰疆至夾帶私鹽之禁二鹽場官吏槩量不平或支鹽失倫次者論以徒三鹽商所繇官司場務堰閘津渡等輒加苛留者如上法四禁命吏豪家貢士胥史為買區請鹽五議貸亭戶六鹽價大低者議增之七令措置官博盡利害以聞明年詔鹽舟力勝錢勿輸用絕阻遏且許舟行越次取疾官綱等舟輒攔阻者坐之遂變鈔法置買鈔所於榷貨務凡以鈔至者並以末鹽乳

香茶鈔并東北一分及官告度牒雜物等換給末鹽鈔換易五分餘以雜物而舊鈔止許易末鹽官告仍以十分率之止聽算三分其七分兼新鈔定民間買鈔之價以抑豪强以平邊糴在河北買者率百緡毋得下五千東南末鹽鈔毋得下十千陜西鹽鈔毋得下五千五百私減者坐徒從之罪官吏留難文鈔展限等條皆備四年又以算請鹽價輕重不等載定六路鹽價舊價二十錢以上皆遞增以十錢四十五者如舊算請東南末鹽

願折以金銀物帛者聽其便而亭户貸錢舊輸息二分者蠲之五年詔算請不貼納見錢以十分率之毋過二分大觀元年乃令算請東南末鹽貼輸及帶舊鈔如見條外更許帶日前貼輸三分鹽鈔輸四分者帶二分五分者帶三分後又貼輸四分者帶三分五分者帶四分而東南鹽並收見緡換請新鈔者如四分五分法貼輸其換請新鈔及見錢算東南末鹽如不帶六等舊鈔者聽先給如止帶五等舊鈔其給鹽之叙在崇寧四年十

月前所帶不貼輸舊鈔之上六等者謂貼三貼四貼五當十鈔并河北公據免貼納錢是也時鈔法紛易公私交弊四年侍御史毛注言崇寧以來鹽法頓易元豐舊制不許諸路以官船迴載為轉運司之利許人任便用鈔請鹽般載於所指州縣販易而出賣州縣用為課額提舉鹽事司苛責郡縣以賣鹽多寡為官吏殿最一有循職養民不忍侵克則指為沮法必重奏劾譴黜州縣孰不望風畏威競為刻虐由是東南諸州每縣三等已

上户俱以物産髙下勒認鹽數之多寡上户歳限有至千緡第三等末户不下三五十貫籍為定數使依數販易以足歳額稍或愆期鞭撻隨之一縣歳額有三五萬緡今用為常額實為害之大者又言朝廷自昔謹三路之備糧儲豐溢其術非他惟鈔法流通上下交信東南末鹽錢為河北之備東北鹽為河東之備解池鹽為陝西之備其錢並積於京師隨所積多寡給鈔於三路如河北糧草鈔至京並支見錢號飛鈔法河東三路至京

半支見錢半支銀紬絹陝西解鹽鈔則支請解鹽或有泛給鈔亦以京師錢支給為錢積於京師鈔行於三路至則給錢不復滯留當時商旅皆悅爭運糧草入於邊郡商賈既通物價亦平官司上下無有二價斗米止百餘錢束草不過三十邊境倉廩所在盈滿自崇寧來鈔法屢更人不敢信京師無見錢之積而給鈔數倍於昔年鈔至京師無錢可給遂至鈔直十不得一邊郡無人入中糴買不敷乃以銀絹見錢品搭文鈔為糴買之直

民間中糴不復會算鈔直惟計銀絹見錢須至高檯糧草之價以就虛數致使官價幾倍於民間斗米有至四百束草不下百三十餘錢軍儲不得不闕財用不得不匱如觧鹽鈔每紙六千今可直三千商旅凡入東南末鹽鈔乃以見錢四方鹽引六分榷貨務惟得七十千之入而東南支鹽官直百千則鹽本已暗有所損矣臣謂鈔法不循復熈豐則物價無由可平邊儲無由可積方今大計無急於此薛向昔講究於嘉祐中行之未幾穀

價遽損邊備有餘逮及熙豐其法始備比年榷貨務不顧鈔法屢變有誤邊計惟𧴯貼納見錢專買東南鹽鈔圖增錢數以僥冒榮賞前鈔方行而後鈔又復變易特令先次支鹽則前鈔遂為廢紙罔人攘利商旅怨嗟臣願明詔執政大臣精擇能吏推明鈔法無以見行為有妨無以既往為不可復如薛向之法已效於昔者可舉而行之今之練政事通鈔法不患無人在京三庫之積皆四方郡縣所入不患無備如以三四百萬緡樁留京

師隨數以給鈔引使鈔至給錢不復邀阻上下交信則人以鈔引為輕齎轉相貿易或支請多惟轉廊就給東南末鹽鈔或度牒之類如東南末鹽鈔或度牒勅牒唯許以鈔引就給外餘並令在京以見錢入易樁留以為鈔引之資亦計之得者若舊出文鈔亦當體究立法量為分數支鹽償之自昔立法之難非特造始修復既廢亦為非易欲興經久之利則目前微害宜亦可畧惟詳酌可否施行之未幾張商英為相乃議變通損益復熙

豐之舊令內府錢別樁一千五百萬緡餘悉移用以革錢鈔物三等偏重之弊陝西給鈔五百萬緡江淮發運司給見錢文據或截兌上供錢三百萬緡以左司員外郎張察措置東南鹽事提舉江西常平張根管幹運淮鹽於江西罷提舉鹽香諸路鹽事各歸提刑司議定五等舊鈔商旅已換請新鈔及見錢鈔不對帶聽先給東南末鹽諸路貿易仍下淮浙鹽場以鹽十分率之樁留五分以待支發官綱備三路商旅轉廊算請餘五分以

待算請新鈔及見錢鈔與不帶舊鈔當先給者於是推行舊法以商旅五色舊鈔若用換請新鈔對帶方許支鹽慮伺候歲月欲給無由乃立增納之法貼三鈔許於榷貨務更貼見緡七分貼四鈔更貼六分貼五當十鈔貼七分河北見錢文據貼五分算請有司議三路鈔法如熙豐舊法全仰東南末鹽為本若許將舊鈔貼納算請正與推行三路熙豐鈔法相戾即不令貼納算還又鈔無所歸議將河北見錢文據減增納二分餘各減二

分以告敕減度牒香藥雜物東南鹽筭請給償帝詔東南六路元豐年額賣鹽錢以緡計之諸路各不下數十萬自行鈔鹽漕計窘匱以江西言之和豫買欠民價不少何以副仁民愛物之意令東南諸路轉運司協力措置般運政和元年詔商旅願依熙豐法轉廊者許先次用三路新鈔筭請往他所定價給賣優存兩浙亭户額外中鹽斤增價三分已而張察均定鹽價視紹聖斤增二錢詔從其說仍斤增一錢議者謂異時鹽商於榷貨

務入納轉廊惟視東南諸郡積鹽多寡鹽多則請鈔者
衆所入亦倍其闕鹽地客不肯往在元豐時遠地須豫
備二年或三年次遠一年至二年最近亦半年及一年
謂之準備鹽而後鈔法乃通紹聖間遵用舊制廣有準
備故均價之後課利增倍謂宜嚴責轉運司般運準備
鹽外更及元豐準備之數則鈔法始通課利且羨亭戶
煎鹽官為買納比舊既增矣止用元豐舊價自可况用
新價而有本錢復加借貸何慮不增若斤更增一錢虛

費亦大詔施行之六路通置提舉鹽事官置司於揚州
未幾罷議者復謂客人在京榷貨務買東南末鹽者其
法有二一曰見錢入納二曰鈔面轉廊今既許三路文
鈔得以轉廊若更循舊制許以見錢入納則客旅之錢
當入於榷貨而不入於兼并見錢留於京師客旅走於
東南詔采用焉又有謂舊法聽以物貨及官錢鈔引抵
當所以扶持鈔價不大減損昨禁之非是其舊轉廊鹽
鈔販至東南轉運司乃專以見錢為務致多壅閼於是

復鈔引抵當一如其舊末鹽以十分率之限以八分給末鈔二分許鬻見緡後又增見緡為三分二年江寧府廣徳軍太平州斤更增錢二宣歙饒信州斤增錢三池江州南康軍斤增錢四各以去産鹽地遠近為差是歲蔡京復用事大變鹽法五月罷官般賣令商旅赴場請販已般鹽並封樁商旅赴榷貨務算請先至者增支鹽以示勸前轉廊已算鈔未支者率百緡别輸見緡三分仍用新鈔帶給舊鈔三分已算支者所在抄數别輸帶

賣如上法其算請悉用見緡而給鹽倫次以全用見緡不帶舊鹽者為上帶舊鹽者次之帶舊鈔者又次之三路糶買文鈔算給七分東南末鹽者聽對見緡支算二分東北鹽亦如之自餘文鈔毋得一例對算復置諸路提舉官於是詔書褒美京功然商旅終以法令不信為疑算請者少乃申扇搖之令增賞錢五百緡三年以商人承前先即諸州投勾乃請鹽於場留滯罷之若請鹽大帶斤重者官為秤驗乃輸錢給鈔時法既屢變蔡京

更欲巧籠商賈之利乃議措置十六條裁定買官鹽價
囊以三百斤價以十千其鬻者聽增損隨時舊加饒脚
耗並罷容鹽舊止船貯改依東北鹽用囊官袋鬻之書
印及私造貼補並如茶籠篰法仍禁再用受鹽支鹽官
司析而二之受於場者管秤盤囊封納於倉者管察視
引據合同號簿囊二十則以一折驗合同遞牒給商人
外東南末鹽諸場仍給鈔引號簿有欲改指别場者並
批銷號簿及鈔引仍用合同遞牒報所指處給隨鹽引

即已支鹽鬬所指處籍記中路改指者倣此其引繳納限以一年有故展毋得踰半年限竟鹽未全售者毀引以見鹽籍于官止聽鬻其處毋得翻改大抵皆視茶法而多為節目欺奪民利故以免究盜販私煎大帶斤重為名而專用對帶之法客負鈔請鹽往往阨不即畀必對元數再買新鈔方聽帶給舊鈔之半慮令之不行也嚴避免之禁申沮壞之制重扇揺之法季輒比較務峻督責以取辦四年以遠地商販者稀鹽倉以地遠近為

敘先給遠者繼令搭帶正鹽期一月不買新鈔沒官而剩鹽即沒納五年偽造引者並依川錢引定罪六年以產鹽州軍大商弗肯止留其用小袋住賣者聽輸錢二十給鈔毋得輒出州界宣和二年詔六路封樁舊鹽數輸億萬其聽商旅般販與淮浙鹽倉即今鹽鈔對算四年榷貨務建議古有斗米斤鹽之說熙豐以前米石不過六七百時鹽價斤為錢六七十今米價石兩千五百至三千而鹽仍舊六十崇寧會定鹽價買鹽折算酌以

中價斤為錢四十今一斤三十七錢虧公稍多欲囊增
為十三千入納而亭户所輸並增價庶克自贍盜販衰
止於是舊鹽盡禁住賣而籍記貼輸帶賣之令復用焉
初鹽鈔法之行積鹽于解池積錢于京師榷貨務積鈔
于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斛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
斛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於得鈔徑請
鹽於解池而解鹽通行地甚寬或請錢于京師每鈔六
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等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

州縣貿易者甚衆崇寧間蔡京始變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多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大槩常使見行之法售給才通輒復變易名對帶法季年又變對帶為循環循環者已賣鈔未授鹽復更鈔已更鈔鹽未給復貼輸錢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數十萬券一夕

廢棄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時有魏
伯芻者本省大胥蔡京委信之專主榷貨務政和六年
鹽課通及四千萬緡官吏皆進秩七年又以課羨第賞
伯芻年除歲遷積官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既而黨附
王黼京惡而黜之伯芻非有心計但與交引户關通凡
商旅算請率尅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納之數務入納數
多以昧人主而張虛最初政和再更鹽法伯芻方為蔡
京所倚信建言朝廷所以開闔利柄馳走商賈不煩號

令億萬之錢輻凑而至御府頒索百司支費歲用之外沛然有餘則榷鹽之入可謂厚矣頃年鹽法未有一定之制隨時變革以便公私防閑未定姦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後頓絶弊源公私兼利異時一日所收不過二萬緡則已詫其太多今日之納乃常及四五萬貫以歲計之有一郡而客鈔錢及五十餘萬貫者處州是也有一州倉而客人請鹽及四十萬袋者泰州是也新法於今纔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萬貫雖傳記所載貫朽錢

流者實未足為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萬貫之數宣付史館以示富國裕民之政小人得時騁志無所顧忌遂至于此于時御府用度日廣課入欲豐再申歲較季比之令在職而暫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計折害法者不以官廕並處極坐微至於鹽袋鲞鹽莫不有禁州縣惟務歲增課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厲七年乃詔昨改鹽法立賞至重抑配者多計口數及嬰孩廣數下逮駞畜使良民受獘比屋愁嘆悉從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

申嚴近制改奉新鈔然有司不能承守故比較已罷而復用抄劄既免而復行鹽囊既增而復止一囊之價裁為十一千既又復為十三千民力因以擾匱而盜賊滋焉靖康元年詔未降新鈔前已給見錢公據文鈔並給還商賈以示大信時鹽盡給新鈔亦用帶賣舊鹽立限之法言者論王黼當國循用蔡京弊法改行新鈔舊鹽貼錢對帶方許出賣初限兩月再限一月是時黼方用事專務害民剥下益上改易鈔法甚於盜賊然今不改

覆車之轍又促限止半月反不及王黼之時商賈豈得不怨詔申限焉南渡淮浙亭戶官給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五十斤為石六石為袋輸鈔錢十八千紹興元年詔臨安府秀州亭戶二稅依皇祐法輸鹽丘監官不察亭戶私煎及巡捕漏泄之法二年九月詔淮浙鹽令商人袋貼輸通貨錢三千已算請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陳如私鹽律時呂頤浩用提轄張純儀峻更鹽法十有一月詔淮浙鹽以十分為率四分支今降旨

符以後文鈔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鈔先是吕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令商人貼輸錢至是復以分數如對帶法於是始加嚴酷矣三年減民間蠶鹽錢四年正月詔淮浙鹽鈔錢每袋增貼輸錢三貫並計綱輸行在尋命廣鹽亦如之九月以入輸遲細減所添錢然自建炎三年改鈔法及今所改凡五變而建炎舊鈔支尚未絶乃命以先後併支馬孝宗乾道六年户部侍郎葉衡奏今日財賦鬻海之利居其半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

皆私販害之也且以淮東二浙鹽出入之數言之淮東鹽竈四百一十二所歲額鹽二百六十八萬三千餘石去年兩務塲賣淮鹽六十七萬二千三百餘袋收錢二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餘貫二浙課額一百九十七萬餘石去年兩務塲賣浙鹽二十萬二千餘袋收錢五百一萬二千餘貫而鹽竈乃計二千四百餘所以鹽額論之淮東之數多於二浙五之一以去歲賣鹽錢數論之淮東多于二浙三之二及以竈之多寡論之兩浙反多

淮東四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故也欲望遣官分路措置淳熙八年詔住賣帶賣積鹽以朝廷徒有帶賣之名總所未免有借撥之弊故也十年先是湖北鹽商吳傳言國家鬻海之利以三分為率淮東居其二通泰楚隸買鹽場十六催煎場十二竈四百十二紹興初竈煎鹽多止十一籌籌為鹽一百斤淳熙初亭户得嘗試鹵水之法竈煎至二十五籌至三十籌增舊額之半緣此鹽場買亭户鹽籌增稱鹽二十斤至三十斤為浮鹽曰買

鹽一萬餘籌其浮鹽止以二十斤為則有二十萬斤為二千籌籌為錢一貫八百三十文内除船脚錢二百文有一貫六百三十文其鹽並再中入官為鈔錢四百五十一萬七千五百餘緡又綱取鹽一袋并諸窠名等及賣又多稱斤兩亭户饑寒不免私賣若朝廷嚴究還其本錢而後可以盡革私賣之弊至是詔還通泰等州諸鹽場欠亭户鹽本錢一百一十萬貫寧宗慶元初詔罷循環鹽鈔改增剩鈔名為正支文鈔給算與已投倉者

通理先後支散以淮東提舉陳損之言循環鈔多獘故有是命於是富商巨賈有願為貧民者矣開禧二年詔自今新鈔一袋搭支舊鈔一袋如新鈔多於舊鈔或願全以新鈔支鹽及無舊鈔而願全買新鈔者聽以新鈔理資次嘉定二年詔淮東貼輸鹽錢免二分交子止用錢會中半三年詔停鈔引之家增長舊鈔價直袋賣官會百貫以上自今令到日鹽鈔官錢袋增收會子二十貫三務場朱印於鈔面作某年某月新鈔俟通賣及一

百萬袋即免增收其日前已未支鹽鈔並為舊鈔期以一年持赴倉場支鹽袋貼輸官會一十貫出限更不行用此淮浙鹽之大畧也唐乾元初第五琦為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歷增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元祐間淮鹽與觧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二紹興末年以来泰州海寧一鹽支鹽三十餘萬席為錢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寶慶

二年監察御史趙至道言夫產鹽固藉於鹽戶鬻鹽實賴於鹽商故鹽戶所當存恤鹽商所當優潤慶元之初歲爲錢九百九十萬八千有奇寶慶元年止七百四十九萬九千有奇乃知鹽課之虧實鹽商之無所贏利爲今之計莫若寬商旅減征稅庶幾慶元鹽課之盛復見於今日矣從之紹定元年以侍御史李知孝言罷上虞餘姚海塗地刱立鹽竈端平二年都省言淮浙歲額鹽九十七萬四千餘袋近二三年積虧一百餘萬袋民食

貴鹽公私俱病有旨三路提舉茶鹽司各置主管文字一員專以興復鹽額收買散鹽為務歲終尚書省課其殿最淳祐元年臣僚奏南渡立國專仰鹽鈔紹興淳熙率皁其利嘉定以来二三十年之間鈔法或行或罷而浮鹽之說牢不可破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望付有司集議孰為可行孰為可罷天地之藏與官民共之豈不甚盛從之五年申嚴私販苛征之禁寶祐元年都省言行在榷貨務都茶場上本務場淳祐十二年收趂到茶鹽

等錢一十一千八百一十五萬六千八百三十三貫有奇比令新額四千萬貫增一倍以上合視淳祐九年十年十一年例倍償之以勵其後有旨依所上推賞四年五月以行在務場比新額增九千一百七十三萬五千九百一十二貫有奇本務場并三省戶部大府寺交引庫凡通管三務場職事之人視例推賞後以為常十有二月殿中侍御史朱熠言鹽近者課額頓虧日甚一日姑以真州分司言之見虧二千餘萬皆由臺閫及諸軍

帥與販規利之由於是復申嚴私販之禁五年朱熠復言鹽之為利博矣以蜀廣浙數路言之皆不及淮鹽額之半蓋以斥鹵彌望可以供煎烹蘆葦阜繁可以備燔燎故環海之湄有亭戶有鍋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於亭戶歸之公上者也浮鹽出於鍋戶鬻之商販者也正鹽居其四浮鹽居其一端平之初朝廷不欲使浮鹽之利散而歸之於下於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鹽以歲額計之二千七百九十三萬斤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

私俱困真揚通泰四州六十五萬袋之正鹽視昔猶不及額尚何暇為浮鹽計邪是以貪墨無恥之士大夫知朝廷住買浮鹽龍斷而籠其利纍纍竈户列處沙洲日籍銖兩之鹽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既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則是絶其衣食之源矣為今之計莫若遵端平之舊式收鍋户之浮鹽所給鹽本當過於正鹽之價則人皆與官為市卻以此鹽售於上江所得鹽息徑輸朝廷一則可以絶戎閫争利之風二則可以續鍋户

烹煎之利有旨從之

宋史卷一百八十二